



历经百年百代小红楼仍然精神地伫立着



红楼一梦，百年留声

【文/董群力】

“红楼”旧事

衡山路811号的上海小红楼，熟悉的人称它为“百代小红楼”，是因为法语Pathé的发音，是法国Pathé公司在上海的子公司的中枢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大约是许多怀揣着音乐梦的追梦人心向往之的地方，许多学音乐的人总要到过上海，才能算是有所见闻，“百代小红楼”又大概能算是其中的殿堂。在这座小红楼中唱过歌的人，多半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周璇是在这里录过歌的，据说，周璇的嗓音甚是甜美，然而唱歌的声音却很细微，每每录歌之时，伴奏的乐队总站得距离话筒很远，才不致在收录时盖过周璇的歌声。姚莉也是在这里录过歌的，那首如今哼来仍旧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被译为英语，风靡国外，但对于最初只因兴趣偶尔来到电台播音表演，却被周璇与严华相中的姚莉来说，命运似乎早已有所定数。“百代小红楼”就好像是那时上海的缩影，充满着种种的机遇与冒险，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往往是一瞬的偶然成就了一生的命运。如今，那座让人向往心动的冒险殿堂，只剩下墙上的几张照片与一台不常使用的古旧留声机，“百代小红楼”的那些年的偶然与奇遇，大约也只有在知情者的只言片语中，才能了解几分。

音乐之境

“百代小红楼”大概从建立开始就注定要与音乐相伴，即便如今，录音棚中已不见当年伊人模样，那老旧的留声机却仍仿佛在吟唱着悠扬的曲调，氤氲在时间的岔路口。对于“百代小红楼”而言，见证过上海这座城市音乐事业的缘起，却又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夜来香》对于老一辈的上海人来说大约是记忆，对于不了解上海的人来说也是知晓上海的第一印象。然而《夜来香》从创造到录制，却是一连串选择的偶然。据说，那时正值六月，是上海最闷热的季节，《夜来香》的创作者黎锦光原是要为那时的京剧名角王



百代小红楼远景



室内扶梯



处处存放着音乐元素

衡山路811号，这里见证过周璇、胡蝶的红妆婉转，也有过聂耳、冼星海的坚毅雄壮，如今这座曾经星光璀璨的法式小红楼，掩映在衡山路的静谧树荫之中，古旧的留声机仿若仍在悠悠作响，唱着时光里的繁华一梦。

佳秋灌制唱片的，只是因为等候时的略微焦躁，才开窗通风。仲夏的夜，晚风携着清幽的夜来花香与隐约婉转的夜莺啼声，这偶然的意境却最终成为了老上海令人难忘的风情，每每听到留声机中传来李香兰颇有年代感的歌声，仿佛回到“百代小红楼”那个偶然的仲夏夜，那场老上海的繁华梦中。20世纪的上海，光怪陆离，从骨子里透出的风情，吸引了不少追梦者的视线，不过唯有真正独一无二的人才能在“百代小红楼”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无论是李香兰、周璇，还是聂耳、冼星海，“百代小红楼”大约是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小红楼到今日仍让人念念不忘。

夜来清风

虽然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褪去了铅华万千，回归了本真模样，在一片城市的喧嚣中，它安详静谧却不甘于平庸，独一无二却不喧宾夺主，时间和历史在这座古朴而又具有异国风情的小楼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墙上的老照片似乎仍在诉说那些人、那些事，只是夜来风清，在“百代小红楼”中发生的故事沉淀在悠悠的岁月中，唯有懂的人，方能听见红墙下的“红楼”故事。